

烟台故事

二乡师走出的
开国将军谭旌樵

谭旌樵

孙桂廷

如果有人问，鲁东大学的校史中哪个年级的学生中出的将军最多，那么非二乡师（全称为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鲁东大学前身）第五级莫属了。

二乡师地处莱阳，从1930年开始每年招收四年制的两个班，每个班40名学生，其中五级一班

的考场上，由于他临近的桌考生没有带墨盒，便请求合用谭旌樵的。这样在考场答卷时就把墨盒推来推去，结果被监考老师发现，怀疑他们有作弊行为，当场宣布各扣掉20分。

然而，在当时录取率低得可怜的严重态势下，谭旌樵最后还

走出了姜林东、高锐、白相国等开国将军和部长，而五级二班则走出了开国将军刘春山及比他小三岁的学弟谭旌樵等将军官。

是入围了，因为即使蒙冤被扣掉了20分，他的考试成绩依然遥遥领先。

显然，谭旌樵在班级中有智力过人之处，属于“小小年纪排头兵”之类型。由于学习成绩好，加上他与同学们比较融洽合拍，大家都很喜欢他。

长，成为令反动当局心惊胆寒的“姜二虎”。谭旌樵很佩服他的这位校友，又是莱阳老乡，感到姜宗泰所走的道路，就是他选择的道路。

在后期二乡师的领导及教师中，有红色作家校长吴伯箫、红色诗人何其芳和鲁迅的挚友王冶秋等著名红色教员在教，对谭旌樵那一批学生影响很大，谭旌樵是他们的粉丝。

课余时间，谭旌樵钻进图书馆，游弋在进步书刊之中。诸如《大众生活》《大众哲学》《新生》《八月的乡村》《毁灭》《铁流》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成为谭旌樵最好的精神食粮。

由于读书多、善于辩证思维，他的谈吐见地哲理深邃，同学们称他为“小哲学家”。

在二乡师这个红色摇篮里，谭旌樵如鱼得水，既获得了丰富的学养，也奠定了他向往革命的初心。

古忠孝两难全，值此国难当头之际，热血男儿当以国事为重……我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换取中国之新生。”

是年冬天，17岁的谭旌樵走进山西临汾刘村镇八路军办事处，经过考试被录取进八路军学兵队，1938年春结业后，他跟随彭雪枫等同志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驻地，被任命为中队长（相当于连长），旋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战经验的编写、国家战略研究与筹划、人民防空建设规划的拟制、我国第一部兵役法的起草制定和我军军制史的研究编写等重要工作，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特别是我军作战指挥中枢的建设，为促进军事科研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贡献良多。

谭旌樵将军于2001年辞世，终年81岁。2010年鲁东大学八十年校庆时，他被评为鲁东杰出校友，有其名，符其实，在鲁东校史里，有他永远闪光的一页。

东大学前身）第五级莫属了。

二乡师地处莱阳，从1930年开始每年招收四年制的两个班，每个班40名学生，其中五级一班

的考场上，由于他临近的桌考生没有带墨盒，便请求合用谭旌樵的。这样在考场答卷时就把墨盒推来推去，结果被监考老师发现，怀疑他们有作弊行为，当场宣布各扣掉20分。

然而，在当时录取率低得可怜的严重态势下，谭旌樵最后还

走出了姜林东、高锐、白相国等开国将军和部长，而五级二班则走出了开国将军刘春山及比他小三岁的学弟谭旌樵等将军官。

是入围了，因为即使蒙冤被扣掉了20分，他的考试成绩依然遥遥领先。

显然，谭旌樵在班级中有智力过人之处，属于“小小年纪排头兵”之类型。由于学习成绩好，加上他与同学们比较融洽合拍，大家都很喜欢他。

长，成为令反动当局心惊胆寒的“姜二虎”。谭旌樵很佩服他的这位校友，又是莱阳老乡，感到姜宗泰所走的道路，就是他选择的道路。

在后期二乡师的领导及教师中，有红色作家校长吴伯箫、红色诗人何其芳和鲁迅的挚友王冶秋等著名红色教员在教，对谭旌樵那一批学生影响很大，谭旌樵是他们的粉丝。

课余时间，谭旌樵钻进图书馆，游弋在进步书刊之中。诸如《大众生活》《大众哲学》《新生》《八月的乡村》《毁灭》《铁流》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成为谭旌樵最好的精神食粮。

由于读书多、善于辩证思维，他的谈吐见地哲理深邃，同学们称他为“小哲学家”。

在二乡师这个红色摇篮里，谭旌樵如鱼得水，既获得了丰富的学养，也奠定了他向往革命的初心。

古忠孝两难全，值此国难当头之际，热血男儿当以国事为重……我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换取中国之新生。”

是年冬天，17岁的谭旌樵走进山西临汾刘村镇八路军办事处，经过考试被录取进八路军学兵队，1938年春结业后，他跟随彭雪枫等同志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四支队八团驻地，被任命为中队长（相当于连长），旋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战经验的编写、国家战略研究与筹划、人民防空建设规划的拟制、我国第一部兵役法的起草制定和我军军制史的研究编写等重要工作，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特别是我军作战指挥中枢的建设，为促进军事科研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贡献良多。

谭旌樵将军于2001年辞世，终年81岁。2010年鲁东大学八十年校庆时，他被评为鲁东杰出校友，有其名，符其实，在鲁东校史里，有他永远闪光的一页。

一盏油灯

刘卫东

俗话说“灯不拨不明”，撇开这句俗语的含义不说，单看字面意思，需要“拨”才“明”的灯，那是一盏油灯。

那么这盏油灯，是谁把它拨得如此明亮呢？

这就陈列在莱西市马连庄镇河崖村“新华书店”旧址的展厅里，历经岁月的沧桑，已经是锈迹斑斑。但它却见证了一段不可磨灭的红色历史。

1925年的一个深夜，在马连庄田家村一条胡同的深处，一间低矮的茅屋里，田绰永、董瑞生等几个进步青年，挑亮了一盏油灯，宣誓成立了“少年同志社”，在招莱掖边区播下了第一颗革命的火种。从此，我党在这一带广泛开展了地下工作，马连庄成为了这一带的核心区域，被誉为招莱掖边区的“小苏区”。

不久后，河崖村党员刘曰善先后发展党员30多名。在这一基础上，刘曰善在北山山口村建立了招莱掖边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马连庄镇在抗战前及抗战期间，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堡垒作用，成为招莱掖边区根据地的核心。1934年2月23日，刘曰善以探亲为名，到洼子自然村准备与党组织接头，因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国民党县长梁秉锟亲自审讯，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刘曰善以铮铮铁骨、凛然正气，严守了党的秘密。2月26日刘曰善被敌人杀害，年仅30岁。

河崖村的刘典章老人现已93岁高龄了，是一位离休教师。可以说，他是这段红色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老人本身就有传奇的经历。

刘典章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承担起和他年龄不相仿的重要革命工作了。1944年春天，他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一名受伤的地下党员，躲开了国民党顽军的追捕，将伤员送到了安全地方，并悉心照料，直至康复。后来，刘典章在解放区小学当了老师。在他当老师期间，两次遇上敌人进攻解放区。他不顾危险，组织学生撤退到安全地方，白天在山沟里继续上课，晚上就在油灯旁领着学生书写革命宣传标语。

1944年7月，河崖村建立了战时邮局。王朋第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邮递员的工作，他以投递为掩护，秘密为我党传送情报。同年同月在河崖村成立了“开丰书店”，这是胶东第一个“新华书店”的前身，归战时邮局管理。员工们晚上就在那盏油灯旁，编写着革命书籍、宣传文件；白天就赶着毛驴，推着小车把红色书籍送往各地。这个“新华书店”

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河崖村东侧，有一条古朴的小巷，南北走向，长140米左右，宽2米。这条小巷和当时其它的胶东农村胡同毫无二致，但就是这么一条极其普通的小巷，却是远近闻名的“八路胡同”。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马连庄一带（当时属于莱阳县）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群众基础。而当时历任中共招莱掖边特支委员兼莱阳边界区委书记的刘曰善就出生在这条胡同里。抗日战争时期，胡同内共住有8户人家，他们中有7人参加了八路军。除了刘曰善、刘新清二人外，这条八路胡同内还走出其他两位“曰”字辈的烈士，分别是刘曰宽和刘曰顺。如今，这条胡同内还保留着烈士的故居。此外，河崖村的“八路胡同”还保留有其他的红色旧址。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华书店”“北海银行”“大众日报”旧址和汪道涵故居。因此这条胡同被军民称为“八路胡同”。

30多年来，刘典章老人一直把“八路胡同”当课堂，义务为前来参观的学生、党员干部和游客讲述革命传统故事。那盏不知被多少人的手拨过的油灯，虽然已不再使用，但那盏油灯背后的故事却深入人心，这曾经微小而跳动的火光，照亮了每一个人前方的路。

看着这盏已经锈迹斑斑的油灯，耳畔仿佛又响起了“天上的北斗亮晶晶，八角楼的灯光通透明。毛委员就是那掌灯的人，照亮中国革命的万里程……”的歌声，这首《八角楼的灯光》1928年就开始在井冈山地区传唱。

这盏油灯从八角楼亮到了延安，在土窑洞豆大的油灯下，毛泽东伏案疾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围剿，以惊人的毅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先后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这盏油灯与宝塔山、延河水一起，早已浓缩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胶片里，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

再后来，这盏油灯又从延安亮到了西柏坡，在这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为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制订了纲领、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看到了新中国第一缕曙光。

回头再看，这盏油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永久陈放在展厅里。那被油烟熏黑的灯罩也不再明亮，但它曾经被无数人的手拨得越来越明亮的火光，终究燃成了燎原之势，驱散了黑暗、照亮了新中国。

